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三

陳君舉 陳同父 葉正則附

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話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君舉以為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

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貶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

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可學因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箇趨利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觀其議論往往皆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五件左氏豈知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喫茶使孔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可謂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是何等言談可

學曰此一事公羊議論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可
學又問林黄中亦主張左氏如何曰林黄中却會占
便宜左氏䟽脱多在君子曰渠却把此殃咎劉歆昔
吕伯恭亦多勸學者讀左傳嘗語之云論孟聖賢之
言不使學者讀反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學者
易向外走因語之云論孟却向外走左氏却不向外
走讀論孟且先正人之見識以叅他書無所不可此
書自傳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没理會大抵春秋自是

難看今人說春秋有九分九釐不是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可學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

又謂其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静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

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乎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說話閙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乎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

都撑腸拄肚頓着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着他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鬧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静子静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賀孫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强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輩如歐公諸人為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

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踈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藝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其向見季隨固病其不能自立其胷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為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

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奬諸公只去學他説話凡説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説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必大

因説鄉里諸賢文字以爲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學者來問便當直説與之在我不可不説若其人半間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説外此説儘無害我畢竟説從古聖賢已行底道

理不是為姦為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秖緣怕人譏笑遂以此為戒便藏頭不說某與林黄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為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為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為躐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

知由識入來寓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個

因說永嘉之學曰張子韶學問雖不是然他却做得來高不似今人卑汚又曰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學蒙

古人紀綱天下凡措置許多事都是心法從這裏流出是多少正大今若去逐些子搜抉出來評議恐不得凡看文字也須待自有忽然湊合見得異同處若先去逐些安排比並便不是因問君舉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是如何曹曰亦只是事上看如漢初待羣臣不專執其權畧堂陛之嚴不恁地操切如財散於天下之類曰這也自是事勢到這裏見得秦時君臣之勢如此間隔故漢初待宰相如此然而蕭何是多

少功勞幾年宰相一旦繫獄這與做操切不操切又如周勃終身有功後來也下獄對問又如賈誼書中所說是如何財用那時自寛曉不得不散在郡縣且如而今要散在郡縣得也不得上面又不儲蓄財賦閑在那裏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逐時挨展將去將漢初來看要散之郡縣得否這只是閑說第一項最是養許多坐食之兵其費最廣州郡自是州郡底

如許多大軍見如何區處無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無之兵如州郡兵還養在何用若留心太守又會去教他拳些弓射些弩教他做許多模様也只是不忍將許多錢糧白與他到有厮殺時你道他與你去厮殺否只是徒然問君舉曾要如何措置曰常常憂此但措置亦未曾説出問看唐事如何曰闊之陳先生説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却從魏晉時自有裏面一項唐初却盡屬之外要成一體如

唐經禍變後便都有諸王出來克復如肅宗事及代宗後來雖是郭子儀也有箇主出來曰三省在外怕自隋時已如此只唐時併屬之宰相諸王克復代宗事只是郭子儀怕別無諸王唐官看他六典將前代許多官一齊盡置得徧官如何不冗今只看漢初時官如何到得元成間如何又看東漢初如何到東漢末時如何到三國魏晉以後如何只管添只管雜 賀孫

器遠言鄉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教著實

緣是向時諸公多是清談終於敗事曰便是而今自恁地說某尚及見前輩都不曾有這話是三十年前如此不曾將這箇分作兩事如所謂推倒墻撞倒壁如此麄話那時都恁地麄却有好處南渡時有許多人出來做得事經變故後將許多人都摧折了到而今却是氣畀弱了凡事都無些子正大只是細巧曰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梢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洛六稔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

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溫公所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如役法變得未盡只是東南不便他西北自便之那時節已自極了只得如此做若不得溫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場出醜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溫

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麽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吕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别所以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蔡確也是卒急難去也是猾他置獄傾一從官得從官置獄傾一參政得參政置獄傾一宰相得宰相看溫公那時已自失委曲

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今又都沒理會怕道要做朋黨那邊用幾人這邊用幾人不問是非不別邪正下梢還要如何其看來天下事須先論其大

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　賀孫

器遠言陳文大意說格君且令於事上轉移他心下歸於正如蕭何事漢令散財於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愛民之心說北齊宣帝云云　曰欲事君者豈可以此為法自元魏以下至北齊最為無綱紀法度自家却以為事君法　賀孫

永嘉看文字大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

尋節目以為博尸如帝玄成傳廟議渠自不理會得
却引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去先公之
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遂
謂周后稷别廟殊不知太祖與三昭三穆皆各自為
廟豈獨后稷别廟又云后稷不為太祖甚可怪也閎祖
季通及敬之皆云永嘉兢敬甚至及與宫祠乃繳之云
朱某素來迂闊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才不當如
此以問先生先生云不曾見此文字怎見得閎祖

德粹問陳君舉福州事曰無此只是過當作一添倅而一州之事皆欲為之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下不厚事也初九欲為九四作事在下本不當處厚事以為上之所任故為之而致元吉乃為之又不然不惟已不安而亦累於上（璘錄云初九上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也蓋在下之人不當重事若在下之人為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自應有咎）向編近思錄說與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則有時而

有豈可不書以為戒及後思之果然可學○𤦺録少異

陳同父縱横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

楊○陳同父

說同父因謂吕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横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令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為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

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嘆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陷身汙濁要擡頭出不得賀孫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道夫

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

壞　泳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閎祖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為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

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便以為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必大

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刼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刼盜底道理待學他做 廣

或謂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畧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茍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賀孫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可學

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行户尚有箇據處如葉

正則說則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甞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底道理却是箇甚麽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只是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效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到這裏他自也曉不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獃人都被他瞞不自知義剛○葉正則

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畧泳

葉進卷待遇集毀板亦毀得是淳

葉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因及許多云云又見一文論社倉事戴肖望尚有些實說然不是如此葉則都是閒說振

見或人所作講義不知如何如此聖人見成言語明明白白人尚曉不得如何須要立一文字令深於聖賢之言如何教人曉得戴肖望比見其湖南說話却平正只為說得太容易了兼未免有意於弄文賀孫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三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

陸氏

性質陸子美精神子靜○若海

問陸梭山同異辨曰若本有却如何掃蕩得若本無却如何建立得他以佛氏亦曉得理如既曉得理後却將一箇空底物事來口頭説時佛不到今日了他自見得一箇道理只是空又曰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

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節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間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

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
若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
處便見得便行得也大雅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
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家說了更
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
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
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

也先生曰固然　大雅

問曾見陸子壽志道據德説否曰未也其説如何曰大槩亦好　必大

因説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脚　文蔚

叔器問象山師承曰它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學者多是就氣禀上做便解偏了　義剛

符舜功問陸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

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璘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以其說不合有多節目不直截某因謂是比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之人豈解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寛平不消如此急迫看振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曰聖賢言語一步是

一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十數步作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方子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今看得通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鬬倒

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便悖慢無禮便說亂道更無禮律只學得那許多凶暴可畏可畏不知如何學他許多不好德地快賀孫又問孝弟為仁之本集注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此字亦只指孝悌先生曰覺此句亦欠本立字賀孫云上文已說孝弟乃是行仁之本先生曰此段若無程先生說終無人理會得透看楊謝諸說如何是理會得謝說更乖孝弟非仁乃近仁也不知孝弟非仁

孝弟是甚麽物事孝弟便是仁非孝弟外别有仁非仁外别有孝弟如諸公説將體用一齊都没理會了

賀孫

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静多説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滚將去曰所説者何曰他只説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説雖詳多只恁滚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説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

故見得它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道夫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

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更在其中矣人傑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常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因語諸生云陸子靜

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植

子靜常言顔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己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己也乖道夫

江西士風好為奇論耻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强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

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可學錄云皆記得又頓放元處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為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近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可學錄云荆公出論兵貢父依荆公兵論說曰某策如此荆公退碎其硯下之藁以為所論同於人也可學錄作焚之好異惡同如此皆是江西之風如此淳○可學錄畧

金溪說充塞仁義其意之所指似别有一般仁義非若尋常他人所言者也必大

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文蔚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節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閑賢書說箇簡易字却說錯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

為故簡不是容易茍簡也祖道

某向與子静說話子静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静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麽人在這裏節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即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默默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為可去也 柄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為此三字誤天

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去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人傑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廣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着真贓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先治者如禪家乾屎橛

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别思義理將此心都禁
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
心故下梢忽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
彼自謂不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没
頭腦甚惡之又戀着他禪當有一僧云好捉倒剥去
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脅下是在右脅下待尋得見
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是粗跡底
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吕居仁輩稍

謹愿痛被他薄賤汪文為人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糞疑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文嘗謂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究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曾令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縁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

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劃地在彼説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必大

舜功云陸子静不喜人説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做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璘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

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静似之聖賢之教無内外本末上下今子静却要理會内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泳〇周公謹記

陸子静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說曰子静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

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璘

吾儒頭項多思量着得人頭痺似陸子靜樣不立文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說我這道理從頭理會過更好　僩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

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 賀孫

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 方子

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只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 賀孫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它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堦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當

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立之學蕩蕩而無所執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為善豈可以為

不善邪其怪如此 僴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虚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虚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節

先生問人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曰在都下相處一月議論間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於象山者多是分別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

此其說集義却是義襲彼之意盖謂學者須是自得於己不爲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爲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於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其獘自以爲是自以爲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己不合至如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著盖釋氏之言見性只是虚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爲然也人傑○甞錄詳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

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它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曾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間閒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一層只是皮外荅來越不分曉若是它論學處是則其它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它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它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

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它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它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强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内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别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内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

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

知以下一切皆靡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内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僩○必大錄云先生看正淳與金溪往復書云云釋氏皆空之下有曰學所以貴於講書是要入細理會今陸氏只管說一貫夫一貫云者是舉萬殊而一貫之小大精粗隱顯本末皆在其中若都廢置不講却一貫箇甚麼學要大綱涵養子細講論嘗與金溪辨義外之說其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爲合如此而行便是内也且如人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爲是從而行之亦内也金溪

以謂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爲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必大因言金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纔說讀書已是剩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學在踐履之說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麄暴陸子静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

有氣禀之雜把許多麄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鈆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説儒者絶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禀不好今才恁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滚將去道

害事不害事看孟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麄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禀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章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揚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賀孫

迎而距之謂陸氏不窮理○方子

子靜應無所住以生其心　閎祖

子靜尋常與吾人説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説禪　自脩

吳仁父説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説蓋覆如今一向説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説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

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_{木之}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鮝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_廣

先生嘗說陸子靜楊敬仲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淨潔病底又論說道理恰似閩中販私鹽底下面是私鹽

上面以蓋魚盖之使人不覺盖謂其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話遮掩過

為學若不靠實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

又曰近來諸處學者談空浩瀚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士人都顛了浩

陸子靜好令人讀介甫萬言書以為渠此時未有異說不曉子靜之意璘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

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静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瞽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别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子淵後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

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閒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今只是道聽

塗說只要說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删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删定還替得公麽陸删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他若不讀書如何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誤人又曰從陸子静者不問如何個個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個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此語得之文蔚○泳

因論南軒欲曾節夫往見陸先生作書令去看陸如何有何說備寄來先生曰只須直說如此則便謂教我去看如何便不能有益了楊

因問陸子静云這箇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趲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

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便説道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如孔子説逸民伯夷叔齊這已是甚好了孔子自便道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説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賀孫

曹叔遠問陸子靜敎人合下便是如何曰如何便是公

看經書中還有此様語否若云便是夫子當初引帶

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

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

下便是後如何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

俱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

莫之能禦須是有此地位方得如堯舜之道孝悌不

成說才孝悌便是堯舜須是誦堯言行堯行真箇能

徐行後長方是下二條詳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

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 卓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

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麽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静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麽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

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已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已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已少間只見得下面許多羅羅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

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胡胡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事接物之閒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 賀孫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

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却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无事後來說却不如此子静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

胡鶻突遮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曾子顔子是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是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

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醪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

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賀孫

許行父謂陸子静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曰如此説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説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

那裏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乎靜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榖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為乎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有箇是底在這裏所以無往非學閎祖

先生問曾見陸子靜否可學對以向在臨安欲往見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歸必學參禪先生曰此人言極有理吾友不去見亦是然更有一說須修身立命

自有道理則自不走往他若自家無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見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羨若是自家自無住處忽見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雖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可學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静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細碎文義致得子静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無箇脱洒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説是他行

不掩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是合當恁地不當恁地不是因他說自家行不掩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幾箇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他於章句外別撰一箇物事與他鬬又曰某也難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㧞不轉了又不信人言語又怎奈何他

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都是實說鐵定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得到便是道理賀孫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

得此工夫胸中攪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它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它不肯讀書只任一已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為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德明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它

意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德明

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奥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奥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

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温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都是畧畧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畧畧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　道夫

楊敬仲有易說雷霆事身上又安得有且要着實 可學

楊敬仲說陽爻一畫者在己陰爻一畫者應物底是先生云正是倒說了應物者却是陽 泳

楊敬仲言天下無掣肘底事沈叔晦言天下無不可教底人先生云此皆好立偏論者 振

楊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泳

撫學有首無尾婺學有尾無首禪學首尾皆無只是與

人說 泳

有說悟者有說端倪者若說可欲是善不可欲是惡而必自尋一箇道理以為善根脚虛矣非鄉人皆可為堯舜之意說悟者指金溪說端倪者指湖南○人傑

因論今之言學問者人自為說說出無限差異胡文定曰首有一二句記不詳諸子百家人肆其說誑惑衆生者是也謝上蔡曰諸子百家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必大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

塘碓磓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世昌曰陸先生既有書院却不曾藏得書某此來為欲求書曰緊要書能消得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來思之這般物事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世昌臨别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 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

老氏莊列

老子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廣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閎祖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閎祖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説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

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僩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它自有別人與它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

手做當曰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已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當

老子不犯手張子房其學也陶淵明亦只是老莊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

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它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它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僩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概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僩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

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説話見得儘高新唐書李蔚贊説得好南升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淳〇義剛一條見論語類

老子中有仙意

列子

列子平淡疎曠方子

莊子

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隔陌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燾

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不足為邵子却有規矩方子

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林作其書亦不相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義剛夔孫同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

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歷舉其說是甚麽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足懸空却要荅話皆是此意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數話似好曰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

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苶都不似西京時文章廣

老莊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廣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

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歛齊腳歛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方子録云莊子是一箇大秀才他事事識得如天下篇後面乃是說他孔子似用快刀利斧斫將去更無些礙且無一句不著落如說易以道陰陽等語大段說得好然却不肯如此做去老子猶是欲歛手齊腳去做他却將他窠窟一齊踢飜了莊子去孟子不遠

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宫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

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畧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賀孫〇前廣錄一條疑僩同

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它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為句皆非老子之意可學

莊列

莊子老子不是矯時夷惠矯時亦未是可學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人傑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栁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工夫賀孫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

不柰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須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大雅

老莊列子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似莊子

雷擊所在只一氣滾來間有見而不為害只緣氣未掤裂有所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收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石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

士行五雷法先生曰今極卑陋是道士許多説話全亂道蔡云禪家又勝似他曰禪家已是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裏面如佛經本自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撰許多符呪千般萬様教人理會不得極是陋蔡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去理會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無人理會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

非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緣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曰做得出也只是箇曹參蔡云曹參未能盡其術曰也只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蔡云只是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氣了向見先生說庚桑子一篇都是禅今看來果是曰若其它篇亦自有禅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又問蔡曰莊子虛無因應如何點曰只

是恁地點多有人將虛無自做一句非是他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說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曰這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太史公智識卑下便把這處作非

細看便把作大學中庸看了曰大學中庸且過一邊
公恁地說了主張史記人道如何大凡看文字只看
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麽事都只入這意
來如大路看不見只行下偏蹊曲徑去如分明大字
不看却只看從罅縫四旁處去如字寫在上面不看
却就字背後面看如人眼自花了看見眼前物事都
差了便說道只恁地蔡云不平心看文字將使天地
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箇道理但看之者情偽

變態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却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裏都是將自家偏曲底心求古人意又云如太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黙之事觀之說道公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西漢文麄豪也不似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來却宛順是做

孔叢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畢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吕氏解煞好曰那箇說不好如一句經在這裏說做褒也得也有許多說話做貶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自說得似又云如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儘謹嚴若如今人把來生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

舊史錄在這裏蔡云如先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是無意須是有去取如春秋聖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為之說不得蔡云左氏怕是左史倚相之後蓋左傳中楚事甚詳曰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七八分或云三傳中間有許多騃處都是其學者後來添入賀孫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

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
躭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
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
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
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
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
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
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

欵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_倜

老子書

道可道章第一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守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户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

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闢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僩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曰谷虚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當

問谷神曰谷只是虚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它又云虚

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問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樞謂之牡鐶則謂牝鐶管便是牡鐶鬚便是牝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老子之言似有可取處曰它做許多言語如何無可取如佛氏亦儘有可取但歸宿門户都錯了夔孫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説也人傑

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方子

沈莊仲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如何曰谷神是那箇虛

而應物底物事又問常有欲以觀其竅竅之義如何曰徼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義剛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義剛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麽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

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個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麄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

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它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金已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郎當子房閒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

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麄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賦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僩

古之為善士章第十五

甘叔懷說先生舊常謂老子也見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有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容廣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

莫若畜進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漢良平之類是也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耳故後來如宋齊丘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又却都不理會得他意思廣

將欲噏之章第三十六

問老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它便揀便宜底先

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寛猛各有用時德明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

反若多事所以如此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文蔚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一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

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親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廣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閎祖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不合說一箇生一箇方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義剛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無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

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僩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

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他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 仁友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是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

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個

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嗇養也先生曰嗇只是吝嗇之嗇它說話只要少用些子舉此一段至莫知其極可學

莊子書

內篇養生第三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老子傳贊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植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闕

僩

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董仲舒云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性本自成於教化下一成字極害理可學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節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

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它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個

外篇天運第十四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

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髙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 友仁

烈風莊子音作厲風如此之類甚多 節

參同契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開得然裏面亦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果否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概皆是體參同而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行於六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一字來說義剛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箇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粲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

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李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檃括參同契之語而為之也僩○卓錄云鈆汞龍虎水火坎離皆一樣是精氣參同契盡被後人胡解凡說鈆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一物也精與氣二者而以神運之耳云云千周兮

粲彬彬用之萬遍斯可覩鬼神將告予神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云二用無爻位周流遍六虛言二用雖無爻位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身之精氣常周流乎人之一身而無定所也又云往來無定所上下無常常居亦此意也世有龍虎經或以為在參同契之先嘗見季通說好及覩之不然乃盡是檃括參同契為之如說二用六虛處彼不知為周易之二用六虛盡錯解了遂分說云有六樣虛盡是亂說參同契文章極好念得亦不枉其中心云武若不告人絕聖道罪誅言之著竹帛又恐漏泄天機之意故但為重覆反復之語令人子細讀之自曉其法皆在其中多不曉

參同契為艱深之詞使人難曉其中有千周萬遍之說欲人之熟讀以得之也大概其說以為欲明言之恐

泄天機欲不說來又却可惜人傑

論修養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惟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尚過幾時也

則休也廣

長孺說脩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減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

因論道家修養有默坐以心縮上氣而致閉死者曰心縮氣亦未為是某嘗考究他妙訣只要神形全不撓動故老子曰心使氣則强纔使氣便不是自然只要

養成嬰兒如身在這裏坐而外面行者是嬰兒但無工夫做此其導引法只如消息皆是下策淳

陰符經恐皆唐李筌所為是他著意去做學他古人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某何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何見南軒䟦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甚䟽道夫

閭岳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

非黄帝作池本作因閭丘問握奇經引程子說先生曰云云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都無許多嶢崎池本此下云又詩序是衛宏作好事者附會以為出聖人其詩章多是牽合須細考可也因舉遺書云前輩說處或有未到池本作有到有不到處不可一概定横渠尋常有太深言語如言鬼神二氣之良能說得好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却未甚明白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因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自是屬禮從陰神自是屬樂從陽易言精氣池本云鬼神即禮樂又云前輩之說如此

當知幽與明之實如何鬼自從陰屬禮神自從陽屬樂因舉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别宜歸鬼而從地云云

易言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却是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于地是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也其香氣騰於上其物腐於下此可類推

閭丘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先生謂如他閭丘此等見處儘

得今按陰符經無其語○道夫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道夫

問陰符經云絕利一源為絕利而止守一源節

問陰符經三反晝夜是如何曰三反如學而時習之是貫上文言言專而又審反是反反覆覆節

三反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人傑

論道教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賀孫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倣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必大

道教最衰儒教雖不甚振然猶有學者班班駁駁說些

義理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必大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

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天尊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毁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

其可也 僩

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狹户了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為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

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義剛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太史遷

呂與叔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孫事道巡檢亦能此可學云天下有許多物事想相物自入來曰然可學

道家說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劒一圓藥安於

睡處少間劒化作自己藥又化作甚麽物自家却自

去别處去其劒亦有名謂之良非予良非之義猶言

本非我也良非予好對亡是公

朱子語類卷二百十五